

走进延安丛书

延安

陈学昭 著

朱鸿召 编

访问记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走进延安丛书

朱鸿召 主编

延安访问记

陈学昭 著 朱鸿召 编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延安访问记 / 陈学昭著; 朱鸿召编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01.9

(走进延安丛书)

ISBN 7-218-03782-8

I. 延... II. ①陈... ②朱... 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9906 号

责任编辑	钟 菱
装帧设计	流 野
责任技编	黎碧霞
出版发行	广东人民出版社
经 销	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13.5
字 数	330 000 字
版 次	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0.001—3.000 册
书 号	ISBN7-218-03782-8/I·565
定 价	2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0667 83791084

编选说明

奔向延安，曾经是一代人的历史选择；延安知识分子，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，是一个深深地影响着20世纪中后期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发展方向、面貌和精神心理的知识群体。陈学昭不是最出名的，却是最典型的延安知识分子。

她出身江南书香门第，留学法国近10年，获得文学博士学位。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，她先后三次到延安，在又一个近10年的生活中，完成了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人生转变，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心路历程。本书编选陈学昭不同时期关于延安的文字，大体以时间顺序排列，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延安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。

对于编选的文字，保持不同时期的历史原貌，除个别错别字予以订正外，其他不作改动。至于其中史实错误，悉以注释的方式予以注明。

陈学昭一九二八年在法国



陈学昭一九三〇年在法国

陈学昭一九四〇年在延安



陈学昭一九四六年在东北



总序

延安，五四，是 20 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留下的两大玄机，也是我们认识、研究 20 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两个最关键的历史时期。近 20 年来，海内外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研究，已渐成一门显学。但是，我们对于延安时期的认识研究才刚刚开始。

延安时期（1937—1947），黄土地上，毛泽东思想在这里形成，新中国的雏形在这里孕育，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传统在这里被重新阐释和规范。1945 年 4 月 21 日，毛泽东在延安出席中共七大预备会议时称，“有人说陕北不好，我说，陕北有两点：一个落脚点，一个出发点。……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。”从此，偌大个民族，亿万人口，经过历次政治运动，都逐渐地将自己的精神意志、思想言行，归并于这个崭新的历史的出发点，并沿着延安精神和毛泽东思想所指引的道路，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实践。所以，延安已经影响中国历史 50 年，并且至少还将影响中国历史 30—50 年——因为反思、变革或发展，同样是一种历史影响的存在。

本丛书搜罗海内外对延安时期社会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

论著，以及历史档案、当时当事人的日记、采访录、回忆录等第一手史料，独立成册，分批出版，陆续应市。本丛书以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，恪守学术规范，整理记忆，研究社会，探讨课题，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个思考、研究与交流的学术平台。

对延安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进行学术研究，是一个相当困难，而又非常必要的历史课题。由于战争环境和生活条件的限制，当时延安的印刷出版物就非常稀少，并流传有限。加之战争炮火和政治运动的深刻影响，有关延安时期的历史文献，能够留存的就更加稀少。几经周折，寻找到依然健在的历史当事人，他们要么讳莫如深，三缄其口；要么记忆模糊，甚至完全丧失个人记忆。愿意而又敢于直面自己这一历史时期真实人生心路历程的，毕竟凤毛麟角。触摸涉猎这一时期仍然带着体温的历史，我常常为历史深处的疼痛而暗自惊呼……

站在一个通向新世纪的历史入口处，回顾刚刚成为过去的 20 世纪中国社会风雨飘摇的历史，血泪，忧患，创伤，悲壮，逼迫着我们只有端正天下公器之学术立场，捧出可以悬之日月之道义良知，修炼敢于担当天下之胸怀意志，才能清理这份历史的遗产，承载这份历史的遗嘱，俾以让 21 世纪的中国社会永远不再风雨飘摇！

是为序，愿一切祈盼幸福生活的人们明察之！

朱鸿召

2001 年 5 月 上海

目 录



MLL

第一辑 延安访问记（1938—1939）

- 3 延安的最初一瞥，最初的几天生活，最初的几次访问……
- 28 几处参观，几次访问，几次谈话
- 54 继续参观，继续访问
- 80 工作与技术人员
- 102 两性与恋爱
- 131 报告大会、晚会，与……小小的聚会
- 146 衣食住行与生活的氛围
- 154 日子
- 170 陕北的古迹，陕北的美人，陕北的名菜，陕北的朋友
- 175 轰炸的前后
- 191 长征的人们

- 201 青年！中国的青年！
- 209 刀鞘
- 214 邻居
- 227 几位老革命家与几位国际友人
- 236 老百姓
- 242 大检查与生产运动
- 245 送出征

第二辑 延安岁月记（1941—1945）

- 249 时间
- 250 关于写作思想的转变
——听了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以后
- 252 在解放日报社参加整风审干运动
- 258 到中央党校做教员
- 263 一个个人主义者怎样认识了共产党
- 266 体验劳动的开始
- 268 访马杏儿
- 271 告别延安
——让我永远学习毛主席的思想
- 275 难忘的年月，难忘的同志
- 278 李富春同志指导我写作
- 282 忆刘少奇同志二三事

第三辑 延安创作记（1946—1979）

- 287 工作
- 292 苦闷
- 306 离婚
- 313 劳动
- 320 下定了决心
- 329 三进延安
- 337 难忘的日子
- 343 我是怎样写《工作着是美丽的》

第四辑 延安追忆记（1980—1990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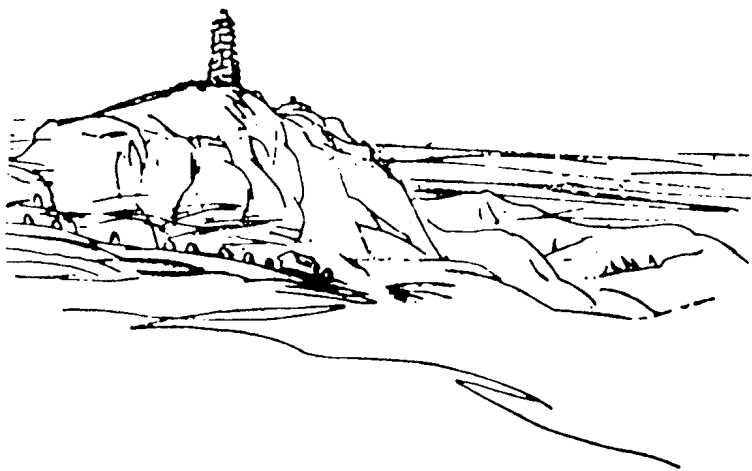
- 349 延安途中
- 354 回到重庆
- 357 再奔延安
- 360 延安生活
- 365 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

附录

- 369 为什么工作着是美丽的
——陈学昭在延安/朱鸿召
- 388 陈学昭年谱/朱鸿召编
- 419 编后记

第一辑

延安访问记 (1938—1939)



延安的最初一瞥，最初的几天 生活，最初的几次访问……

到延安了，朋友们的航空信，陆续从西安转过来：“写些延安一般的真实情况，生活情况来告我们……”，但是，我能够写些什么呢？伟大的话，留给伟大的人去说罢，去写罢，我，一个平庸的人，一个平庸的女子，只能说几句，写几句与柴米油盐差不多琐碎而没有价值的东西。

到达延安后，居处马上就成了一个问題。离西安时，黎君曾说起可去住西北旅社。在延安的停车处探听一下，说这旅社早已住满了人，没有空房间了。我身边带的几封介绍访问的信，那当然与解决住宿问题无关的。这样，我有点窘了，因着一个朋友的关系，住到北门内的北什字巷一家老百姓人家，这里面也有一个公家机关，挤得没有一间房子是空的。我住的是一间很小的四方式房间，西向，很矮，窗子低于行人的街道，街上的行人毫不费力地可以瞭望房间中的一切。没有门，仅有一个白布门帷，隔壁是那个机关的通信室，但门上沒有字条写明，来找这个机关的人常常闯进我房间里来。后来，这机关里的人也同我熟了，半夜，当他们在院子里谈天谈得口渴了的时候，知道我有热水瓶，他们跑进来倒热水，我醒了，翻了个身，又继续睡觉。因为日夜有人进来，我只好穿了同白天一样的衣服睡觉。

我房间里有一张大炕，上面铺一条高粱秆子织成的席，靠窗有一只旧的白木桌子，一张小方凳。跳蚤非常多，还有一种白色的小蚊子。后来知道陕北人叫做“白蛉子”，在阳光里一点也看不出它的影迹，给它咬了一口，很痒，皮肤上立刻起了一个泡，

直到一两个月后，还时常会发痒，一抓就起泡，出水。想不到这种小小的虫，它们的毒质是这般利害的。

这里老百姓人家，是没有厕所的。他们的厕所，就是屋后面的空地。那个机关在屋后的空地上造有一个厕所，三面是围墙，上面有屋顶，厕坑打得不很深，用几条不很粗的木头搁着做凳脚。可是脚立到木头上，又怕滑下来，又怕木头断。大约人人都有这种感觉，所以一堆一堆的东西并不在它们应当所在的地方，却在这个坑洞的四周，人们走路的地方。厕所的地位在平地上，对面是一个山坡，有几个卫兵站在那里，正好居高临下，对着这个厕所。那个机关里没有一个女同志，时刻有男同志进出，因之你要在这厕所里停留两三分钟都是不可能的。

延安这时是在盛夏，可是早晚很凉，须穿毛绒衫，半夜，我冷得盖厚丝棉被，只有中午极热，不知道其间相差有多少度。（为了不过太文明的生活，我已经把一只爱好的常带在身边的小极的寒暑表送给了朋友。）

7号的早晨，——这是一个星期日——我去访洛甫先生^[1]，向那个机关商借了一个通信员，请他领路。据说有十五里山路，可是我急于要知道琴秋姊回延安没有，也就不怕路远了。那个机关里的人对我说洛甫先生这几天在生病，今天去，恐怕见不到，实在，这样突然去访问，也是很失礼的，并且张先生事情非常忙，多半不在寓所，更是可能的。但这个时候，我只想知道老友的行止，这些都不去多想了。山路不大好走，高高低低的，天气也很热，可是还算好，只走了一小时多就到了；原来不过六七里路程，陕北的里数，像四川一样都是说大的，特别是在这位通信员同志口中。

洛甫先生在寓所，近日正患感冒。夏天，住窑洞的人很容易患感冒，窑洞里与外边热阳下的热度是差得很远的。第一次走进一个窑洞，我觉得它比延安城内的瓦屋好得多。这是一个土窑，

大约丈把深，七八尺阔，有一对门，一点小小方格的木窗，糊上些白纸。里面有一张铺——几块木板搁在长凳上成功的，一只旧得已拐脚的书桌，好像旧家庭的账台，还有一只与这只桌子成对的椅子与茶几，一只只有一个靠手的藤椅，一些书籍……就是洛甫先生的窑洞里惟一的摆设了。这些破旧的东西好像是没人访求的古货堆上弄来的。这些东西虽然很破旧，但整理得很清洁，有次序。我开始赞美窑洞，他笑了：“你欢喜这样的窑洞？”我说：“是的。”洛甫先生又微笑着说：“那还容易，在延安，找个窑洞住住，总还容易的。”问起琴秋，说就要回来了，从琴秋谈到泽民^[2]，“泽民已经牺牲了……”面孔上的肌肉好像紧缩了一下，或者为了不愿给别人看到这个苦痛的表情，说过这话，他掉转头。

回来，已是近午。在路上，天很热，遇到一担小瓜担，买了两条小瓜，一边吃，一边走，想起泽民，心情哀伤。一到延安，听说琴秋已结婚了，很觉难过，当然，那并不是封建思想作怪，琴秋，她有权利得着一点安慰，不过在当年做了泽民与她两人的朋友的我，对于泽民的死，不能不起哀感。眼前这付小瓜担，使我忆想起西摩路衙堂里的馄饨担；那年冬天，我在他俩寓中过新年……泽民已经死了，他的快 70 岁的老母，还是巴巴地望他写信，骂他懒笔头。

傍晚，我出去逛街，想出城门，守城门的站岗同志要问路条，我没有，只好回进城。觉得无聊，不想回寓，就爬城头。经过一个广场，许多人坐在地上，大家都在出神听，有的手里拿了纸笔在记录。主席台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先生在讲话，太阳正逼照着西向的主席台，他不时揩着额角的汗珠，头发也似乎发出汗湿的光。这位老先生，我想大约就是林伯渠先生。顺耳听，是报告赴汉口开第一次参政会。在陕北，演讲等等，都称“报告”。

城头上站立了一歇，我就走了。人们的眼光已开始在注视

我；走在街上，有几个青年对我吹口哨，想是表示不快，一定是为了我的服装。那天，实在太热，穿不住毛衬衫，把一件有花的丝西装塞在工裤里面，就这样走了出来。我深悔自己太不谨慎了。后来，我又觉事情并不如此严重。那是大约在一个月后，我走在鲁迅艺术学院的附近山地上，看见一位女同志，穿着一件绿色丝质西装，式样也还新，正从公路上走来，没有人向她吹口哨，也没有人注视她，我推究缘故，想该是她已经被人们看惯了，熟识了。看惯了的人，看惯了服装，以及看惯了的一切，方式……不觉得特别，也就不觉得不好。

延安的街上，没有高跟皮鞋，没有花花绿绿的绸衣服，女子同男子一样，穿蓝布军装，有的还打起绑腿。穿军装的妇女，在别处是极难得见的，可是在这里，还有穿着军装的怀孕女同志，她们有的是边区的妇女工作人员，偶然也有抗大的女生，快要做母亲了。老百姓的服装也很朴素，颜色也不十分鲜明。服装的颜色与奢华与否，我觉得与地势同气候都有关系。热的地方的人，欢喜鲜明的颜色，冷地方的人喜穿深沉的颜色。至于质料的奢华问题，产丝的地方，像我的家乡，最便宜的纺绸只要一角二、三、四分一尺，有些人用做衬衫，还嫌不好，但是洋布与土布呢，也差不多至少要这个价钱一尺；这种便宜的纺绸，运到西安，起码就变成八九角一尺了。那天我替二妹带了一件丝绸旗袍到西安，她说西安买不到一元一尺以下的丝织衣料的。越往西北走，丝的东西越少，越贵，大家穿些土布，固然是风尚的朴实，却也是势所必然，因为这边是产棉的。

走在延安街上，自南至北，一条短短的大街，挤着无数的人，同了无数不同的面貌，不同的口音。延安是这样的挤满了人，简直是水泄不通。在星期日，每一个街角，每一间屋子里，都挤满了人——连在乡下的人也进城来了。冲在这样一个人潮里，我有点着急，不曾习惯，而不知如何是好，好像有点害怕被